

九、雕刻一座小島

張嘉驊

那時候，我們家住在澎湖。有一天，學校的老師請每個同學準備雕刻刀和肥皂，因為美勞課要學雕刻。

肥皂，家裡有；雕刻刀，我沒有。我跟媽媽說，想買一組雕刻刀。媽媽問：「要雕刻刀做什麼？」我說：「老師交代的，上課用得到。」媽媽沉默了一下，問：「雕刻刀一組多少錢？」我說不知道。媽媽一時無法抽身帶我去買，便從口袋掏出一張百元大鈔，千叮萬囑要我把錢收好，找回的零錢也必須還給她。

我握著那張一百元走出門去，走了將近一個小時，才走到馬公鎮的大街上。我永遠忘不了那個要去買雕刻刀的下午，一路緊緊握著錢，生怕掉了，握得那張紙鈔都溼了。

到了書店，我問店員有沒有雕刻刀。店員說：「有，你要哪一種？」她從櫃子裡取出好幾組讓我挑。我看了看，心裡好想買那組刀鋒犀利，而且還有紅色木頭刀柄的，但實際上，買下的是比較粗糙的另一組雕刻刀。

幾天後，上美勞課，老師教我們怎麼雕刻。他詳細的說明每一把雕刻刀的用法，並且做了示範，然後讓同學自己練習。我一刀一刀的雕出一艘小船，由於是第一次學雕刻，小船看起來有點稚拙。而剩下來的肥皂屑我沒扔掉，將它全部包好，準備帶回家給媽媽用來洗衣服。下課之前，老師說：「雕刻是一種有趣的活動，同學回家後也可以自己試試看。」

雕刻的確很有趣，往後有一陣子，我真的都在家自己雕。我拿了一塊塊的肥皂，雕著心中想要的形狀，技術也越來越好。我雕了桌子，雕了椅子，雕了童話中的小屋；我雕了鳥，雕了魚，雕了心愛的小狗；我還雕了一座小島，那是我一向眷戀的澎湖——我的風島。

我瞧著那座用肥皂塊雕成的小小的島，想像著島上布滿著風，海水在島的四周不停的湧動。我知道哪裡是觀音亭，哪裡是順承門；我知道哪裡是遍長著木麻黃的林投公園，哪裡是海水灌注岩穴、激起水氣的風櫃洞。我細細的看，細細的想，修飾後又修飾，玩了好久，一直樂此不疲。

媽媽抱怨我消耗掉太多肥皂，還說：「你這麼愛玩雕刻，難道都不背書、寫字了？要是爸爸從花嶼休假回來，知道你這麼玩法，豈不是要大發雷霆？」媽媽說得沒錯，當警察的爸爸個性嚴肅，我不能不有所警惕。為了消滅「證據」，我只好把雕好的作品全都交給媽媽處理，以免爸爸生氣。

不到幾天工夫，那些狗啊鳥的，都在洗衣盆裡被媽媽洗掉了，就連我最滿意的那座小島，最後也變成一堆泡沫，消失於無形之中。從此，我收起雕刻刀，專心背書、寫字，不曾再去碰它。

不久，我們家搬到臺灣本島。澎湖就像遠離的童年，成了一個我一直想回去卻又回不去的地方。我默默的惦記著它，懷想著它，像是有什麼東西梗塞在胸口。於是海水潮來又潮去，一波接著一波，生出一堆堆的泡沫。泡沫底下，我那已經消失的小島重新又浮了上來，模樣依舊完好如初。